

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

docsriver.com  
商家书店

# 街角社会

〔美〕威廉·富特·怀特著





网 址: [www.cp.com.cn](http://www.cp.com.cn)

ISBN 7-100-04394-8



9 787100 043946 >

ISBN 7-100-04394-8/D·367

定价: 26.00 元

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

# 街角社会

一个意大利人  
贫民区的社会结构

〔美〕威廉·富特·怀特 著

黄育馥 译



商务印书馆

2006年·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街角社会：一个意大利人贫民区的社会结构/(美)  
怀特著；黄育馥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2005  
(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  
ISBN 7-100-04394-8

I. 街... II. ①怀... ②黄... III. 意大利人—贫民  
区—社会结构—研究—波士顿市—1936~1940  
IV. D771.23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5)第 011872 号

**所有权利保留。**

**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使用。**

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  
**街 角 社 会**  
一个意大利人贫民区的社会结构  
〔美〕威廉·富特·怀特 著  
黄育馥 译

---

商 务 印 书 馆 出 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 36 号 邮政编码 100710)  
商 务 印 书 馆 发 行  
北京中科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ISBN 7-100-04394-8 / D · 367

---

1994 年 9 月第 1 版                      开本 850×1168 1/32  
2006 年 4 月北京第 4 次印刷          印张 16 1/8  
印数 4 000 册

定价：26.00 元

# 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

## 出版说明

我馆历来重视移译世界各国学术名著。从 20 世纪 50 年代起,更致力于翻译出版马克思主义诞生以前的古典学术著作,同时适当介绍当代具有定评的各派代表作品。我们确信只有用人类创造的全部知识财富来丰富自己的头脑,才能够建成现代化的社会主义社会。这些书籍所蕴藏的思想财富和学术价值,为学人所熟知,毋需赘述。这些译本过去以单行本印行,难见系统,汇编为丛书,才能相得益彰,蔚为大观,既便于研读查考,又利于文化积累。为此,我们从 1981 年着手分辑刊行,至 2000 年已先后分九辑印行名著 360 余种。现继续编印第十辑。到 2004 年底出版至 400 种。今后在积累单本著作的基础上仍将陆续以名著版印行。希望海内外读书界、著译界给我们批评、建议,帮助我们在这套丛书出得更好。

商务印书馆编辑部

2003 年 10 月

## 出版说明

威廉·富特·怀特是美国芝加哥学派社会学家,美国艺术和科学研究院院士。1914年生于马萨诸塞州。1943年获芝加哥大学哲学博士学位。自1942年起,曾先后在俄克拉何马大学、芝加哥大学、康奈尔大学任教。1964年任美国应用人类学协会主席,1977至1978年任美国社会学协会主席,并兼任多项职务。1982年曾来华讲学。本书是他的成名之作,也是他最重要的一部著作。其主要著作还有《拉丁美洲美国企业中人的问题》(Human Problems of U. S. Enterprise in Latin America, 1956)、《组织行为:理论与应用》(Organizational Behavior: Theory and Application, 1969)等书。

在哈佛大学青年研究员基金的资助下,作者于1936至1940年,对波士顿市的一个意大利人贫民区(即作者称之为“科纳维尔”的波士顿北区)进行了实地研究。他以被研究群体——“街角帮”一员的身分,置身于观察对象的环境和活动中,对闲荡于街头巷尾的意裔青年的生活状况、非正式组织的内部结构及活动方式,以及他们与周围社会(主要是非法团伙成员和政治组织)的关系加以观察,并及时作出记录和分析,最后从中引出关于该社区社会结构及相互作用方式的重要结论。本书即是对这一观察过程、所获资料及结论的翔实而生动的记述。

本书第一版于1943年出版。1955年作者在第二版出版时增写了附录一,描述他在科纳维尔生活和工作期间使用的研究方法和个人的经历。1981年出版的第三版又增加了“重访科纳维尔”一节,跟踪描述了书中几个主要人物截止到1980年以前的经历,并简单提及这一地区本身的变化。此外还增加了作者最重要的研究助手安杰洛·拉尔夫·奥兰代拉的一篇讲演稿,即“怀特对一个弱者的影响”一文。奥兰代拉雄辩地说明,在怀特及《街角社会》一书的影响下,他如何从一个在科纳维尔街角闲荡的意大利青年转变为一名出色的城市公共工程部门负责人。其中十分重要的一个原因是,他在后来的军队和平民生活中成功地运用了怀特教给他的研究方法。

1991年,本书在出版近半个世纪之后,突然又成为学术界关心的一个新的焦点,一些学者撰文评论《街角社会》,对作者使用的参与观察法提出质疑。有人甚至指责作者在与被研究者的关系方面违背了职业道德。作者认为他无须为他的品德或这本书的声誉辩护,因为这些学者都承认《街角社会》是“一部社会学的经典”,然而他们提出了一些值得进一步探讨的问题,涉及在过去50年内对社会学研究的批评标准的变化。这促使作者在略加修改后于1993年出版了本书的第四版。在增写的“50年后重访街角社会”一节中,他回答了评论者的质疑,对研究者与被研究者的关系、后基础批评等问题发表了意见。

正如社会学界普遍认为的那样,《街角社会》是早期运用参与观察法进行实地研究的一部完整的记录,是研究组织文化的一个“样板”,它开辟了在城市中进行实地研究的新领域,并确立了研

---

究标准。因此早在 40 多年前就被列为社会学经典著作,至今在美国大学里仍被作为社会学必读书,并被那些从事城市实地研究的社会学家和社会工作者视为一本研究方法方面的标准参考书。

怀特先生对本书在中国翻译出版表示欣喜和支持。他主动向译者寄赠刚刚出版的第四版图书,并应邀为中译本写了序言。在此,我们谨向怀特先生致以诚挚的谢意。

商务印书馆编辑部

1993 年 11 月



# 目 录

中文版序言	1
第四版序言	3
引言:科纳维尔和它的人们	6
<b>第一编 街角青年和男大学生</b>	<b>13</b>
<b>第一章 多克和他的小伙子们</b>	<b>14</b>
一 诺顿帮的成员	14
二 保龄球和社会地位	31
三 诺顿帮和阿芙罗狄蒂俱乐部	45
四 多克的政治竞选	59
五 解体	67
<b>第二章 奇克和他的俱乐部</b>	<b>81</b>
一 奇克·莫雷利的故事	81
二 组织俱乐部	89
三 社交活动	93
四 反对奇克	101
五 第二个季度	107
六 分裂	117

七 共和党政治·····	129
八 奇克·莫雷利的事业·····	132
<b>第三章 社会结构和社会流动·····</b>	<b>139</b>
一 群体的性质·····	139
二 街坊文教馆的社会角色·····	144
三 忠诚和社会流动·····	151
<b>第二编 非法团伙成员和政治家·····</b>	<b>157</b>
<b>第四章 非法团伙活动的社会结构·····</b>	<b>158</b>
一 非法团伙活动的历史·····	158
二 彩票赌博组织·····	164
三 与警方的关系·····	173
四 社会背景中的非法团伙成员·····	196
<b>第五章 科纳维尔社交和体育俱乐部中的非法团伙成员·····</b>	<b>205</b>
一 托尼·卡塔尔多和谢尔比大街的青年们·····	205
二 组织俱乐部·····	209
三 改组俱乐部·····	213
四 政治争端·····	219
五 危机和托尼·卡塔尔多·····	234
六 托尼的宾戈赌会·····	247
七 新的管理机构·····	251
八 卡洛和托尼·····	259
<b>第六章 政治和社会结构·····</b>	<b>265</b>
一 政治组织性质的不断变化·····	265

---

二 政治生涯 .....	280
三 组织竞选 .....	291
四 政治集会 .....	302
五 选举日 .....	315
六 政治义务的性质 .....	321
<b>第三编 结论 .....</b>	<b>335</b>
结论 .....	336
一 帮与个人 .....	336
二 社会结构 .....	352
三 科纳维尔的问题 .....	357
<b>附录 .....</b>	<b>363</b>
<b>附录一 关于《街角社会》的成书过程 .....</b>	<b>364</b>
一 个人背景 .....	366
二 选中科纳维尔 .....	368
三 制定研究计划 .....	369
四 最初的努力 .....	374
五 与多克交往的开端 .....	385
六 参与观察的训练 .....	387
七 政治冒险 .....	397
八 重返诺顿街 .....	407
九 重新制定研究计划 .....	410
十 还是街角帮 .....	415

十一	研究非法团伙活动·····	419
十二	向市政厅进军·····	429
十三	告别科纳维尔·····	433
十四	重访科纳维尔·····	434
十五	使《街角社会》作为一篇博士论文被接受·····	448
十六	50年后重访街角社会·····	451
附录二	怀特对一个弱者的影响(安杰洛·拉尔夫·奥兰代拉著) ·····	472
附录三	参考文献举要·····	491
索引	·····	495

### 图表目录

诺顿帮,1937年春季和夏季·····	30
安杰洛的小伙子们·····	76
街角交谈·····	140
科纳维尔社交和体育俱乐部的非正式组织,1939年 9月初·····	215
科纳维尔社交和体育俱乐部的非正式组织,1940年2月·····	253
科纳维尔社交和体育俱乐部的非正式组织,1940年夏·····	258
拉韦洛的竞选组织·····	299
拘捕和开脱·····	331
建成公园的围栏·····	332

## 中文版序言

我最初接触中国社会学是在 1942 年秋,当时我刚开始在俄克拉何马大学任教。有一位政治学系的教授组织了一门关于“太平洋地区民族”的课程。这门课需要有两个讲座,分别讲中国和日本的情况。原来讲这两讲的教授均在战争中去军中服役,于是这门课的组织者问我能否接替这项工作。我对他说,我对中国或日本从无研究,但他恳求我即席讲点儿什么。

我曾读过约翰·恩布里介绍一个日本乡村的《须惠村》和费孝通的《江村经济——中国农民的生活》。鉴于我认为自己对这两个国家均无力作出全面的论述,我决定把力量集中放在农村生活方面,而那两篇杰出的研究反映的正是这方面的情况。

通过我的儿子马丁·金·怀特,我也间接地与中国有了联系。在美国的中国研究方面,马丁已成为居领先地位的学者之一。他曾在密歇根大学参加过对底特律市及其周围地区的调查。在这些经验的基础上,他与其中中国同行们一道,对几个中国城市里的家庭生活和家庭关系开展了一系列调查。他还和他在密歇根大学的其他同事,与四川大学师生一起对成都进行调查(1987),与北京大学师生一起对北京和保定进行调查(1991)。

这些项目有着几个彼此相关的目的:增进对于我们两国内的家庭生活和家庭关系的了解,有助于在参加调查的大学之间发展

有关研究方法和理论的知识。

费博士访问加拿大时,我和马丁·怀特曾在多伦多的一次研讨会上见到了他。在他访问美国的大学时,他说明宁愿住在教授家里,而不愿住宾馆。在密歇根大学,他与马丁一家住在一起。在科奈尔,凯瑟琳和我则很高兴地请他住在我家。与他的交谈重又激起了我们对中国的兴趣。

1982年春,凯瑟琳和我受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会资助,访问了中国。我在北京、西安和上海作了关于美国社会学的演讲,并与大学里社会学和社会科学专业的师生进行了讨论。我们在中国过得很愉快。假如我没有退休,我一定会被吸引着去开始一个新的研究生涯,即中国研究。

1993年出版的《街角社会》50周年版中文译本的问世,将成为我对中国社会学和社会人类学的发展作出的贡献,对此我感到十分高兴。直至不久前,社会学界似乎有一种普遍的想法,认为我曾使用的参与观察法与其他定性方法一样,已经过时,正在被调查研究 and 统计分析排挤到一旁。人们认为定量社会学才是未来的大势所趋。

这种趋势在美国社会学中似乎已经改变。社会学家们并不是要摒弃调查研究,而是逐渐认识到,仅凭调查,你的理解无法达到你通过已发展得十分纯熟的定性研究所能达到的深度。最近,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会正向定性社会学研究提供资助。看来,人们已日益认识到,社会学的前途将越来越多地有赖于定量和定性方法的结合。

威廉·富特·怀特

1993年8月

## 第四版序言

xi

我为本项研究进行的实地工作是靠哈佛大学的一项青年研究员基金的资助(1936—1940年)。从1937年2月到1938年5月,我与一个意大利裔美国人家庭生活在一起,这家人在帕门特大街7号开着一家餐馆。我与凯瑟琳·金结婚以后,我们搬到同一地区内的汉诺威大街477号我们自己的公寓里,这个地区就是波士顿北区,我称它为科纳维尔。在1940年7月我离开波士顿之前,我已经写完了《街角社会》的初稿。1940年到1942年,我在芝加哥大学读研究生期间,我又重写并压缩了在波士顿写的初稿,但对我的分析和理论方向未作任何改动。《街角社会》的第一版于1943年出版。

如果没有研究员学会赋予我的支持和完全自由,我绝不能进行对科纳维尔的这项研究。我个人深深地感激社会人类学家康拉德·M.阿伦斯伯格,他作为一名青年研究员的时期与我的这一时期有所重叠。我在开始我这项研究之前就曾与他讨论过我的计划,在研究过程中,每前进一步也都得益于他的忠告和批评。埃利奥特·D.查普尔和阿伦斯伯格曾共同拟定了研究相互作用的概念框架,而这也正是我在全书中使用的框架。

关于我最初的研究计划,我曾从研究员协会主席劳伦斯·J.亨德森那里获得了使我很伤脑筋的,然而却是至关重要的忠告。哈

[www.docsriver.com](http://www.docsriver.com) 定制及广告服务 小飞鱼  
更多**广告合作及防失联联系方式**在电脑端打开链接  
<http://www.docsriver.com/shop.php?id=3665>



[www.docsriver.com](http://www.docsriver.com) 商家 本本书店  
内容不排斥 转载、转发、转卖 行为  
但请勿去除文件宣传广告页面

若发现去宣传页面转卖行为，后续广告将以上浮于页面形式添加

[www.docsriver.com](http://www.docsriver.com) 定制及广告服务 小飞鱼  
更多**广告合作及防失联联系方式**在电脑端打开链接  
<http://www.docsriver.com/shop.php?id=3665>





佛大学商学院的埃尔顿·梅奥则指导我学习了我在研究中使用的访谈技术。

约翰·霍华德和我一样，是一名青年研究员，他曾在科纳维尔从事过为期两年的实地研究。是他首先提出，对领导层的分析将提供一种使整个研究成为一体的方法。

xii. 凯瑟琳·金·怀特与我一起度过了我在科纳维尔的最后两年。她绘制了图表，并在撰写这部书稿的各个准备阶段对它提出批评意见。她以前曾为纽约的出版商们设计过书的护封，因此，她志愿为本书的第一版设计了护封。

在芝加哥大学，我在修改书稿的过程中，曾得到社会人类学家 W. 劳埃德·沃纳和社会学家埃弗雷特·C. 休斯有益的建议。除《街角社会》外，他们还帮助使我在芝加哥大学读研究生时的经历成为一种令人振奋的学习过程。

为了这本书的第二版(1955年)，我写了附录一，描述了我在北区生活和工作期间使用的研究方法和个人的经历。

为了这本书的第三版(1981年)，我增写了“重访科纳维尔”一节，跟踪描述了书中几个主要人物截止到1980年以前的经历，并简单提到了这一地区本身的变化。在第三版中，我首次说明了研究地点是波士顿北区，并道出了几个主要人物的真实姓名。

附录二，即“怀特对一个弱者的影响”，是我的最重要的研究助手安杰洛·拉尔夫·奥兰代拉(萨姆·佛朗哥)在一次标志着我退休的康奈尔大学讨论会上的致辞。在这里，奥兰代拉雄辩地说明了我们曾如何在一起工作，以及我们发展的方法曾如何有助于他在后来的军队和平民生活中担任领导工作。

所有这些资料略经修改之后,都被包括在这个 50 周年的新版本中。我在附录一中增加了“50 年后重访街角社会”一节。促使这一版问世的动力是学术界突然又对这本书产生了兴趣。1991 年,彼得·弗罗斯特和他的同事们编了《重新构想组织文化》一书,并用很大篇幅介绍《街角社会》,其中包括重印了我的关于论述方法和经验的附录,作为研究组织文化的一个“样板”。随后是 4 位行为科学家有关《街角社会》的文章以及我对于这些评论的反应。1992 年 4 月号的《当代人种志杂志》上刊登的则完全是有关“重访街角社会”的文章。在编者序言之后,这期杂志先刊登了 W. A. 玛丽安娜·贝伦的文章,在我于 1940 年离开北区之后的 30 至 45 年之间,她曾几次访问北区,并访问了我曾研究过的一些人和其他一些人。根据这些资料,她论证说,我对北区的描绘是一种歪曲,并违背了职业道德。接着是我本人对此进行的反驳以及安杰洛·拉尔夫·奥兰代拉的文章——他原来是个街角青年,曾在我这项研究中与我一起工作。这期杂志最后刊载的是由 3 位行为科学家撰写的关于这场争论的文章。

在这两份出版物中,这 7 位行为科学家都承认《街角社会》是一个里程碑。然而,他们也提出了一些值得进一步讨论的问题,涉及在过去 50 年内对社会学研究的批评标准的变化。此外,这些争论还涉及一些带根本性的问题,如社会学是否是一门科学,或者,社会学家是否应该努力使它成为一门科学。

我在“50 年后重访街角社会”——即附录一的最后一部分中论述了这些问题。

## 引言：科纳维尔和它的人们

在“东城”的中心地带，有一个叫作科纳维尔的贫民区，那里居住的几乎都是意大利移民和他们的后代。对于这个城市的其他人来说，这是一个神秘、危险和令人忧虑的地区。从高级的商业区大街步行到科纳维尔，仅仅需要几分钟的时间，但是商业区大街的居民走到这里来，却是从一个熟悉的环境进入了一个未知的世界。

多年来，科纳维尔一直被认为是一个问题区，而且，在我们与意大利交战期间，这个问题日益引起这一地区以外的人们的关注。他们生怕这个意大利人贫民区的居民热爱法西斯主义和意大利甚于热爱民主和美国。他们早就觉得科纳维尔与社会其他地区格格不入。他们认为它是干非法勾当的人和贪污腐败的政客、贫穷和犯罪，以及起颠覆作用的信仰和活动的大本营。

体面的人们对科纳维尔的情况了解得很有限。他们也许听说这是美国人口最稠密的地区之一。每当为了向上层阶级人士表明下层阶级恶劣的住房条件而组织巡回视察时，这里都是最令人感兴趣的地区之一。通过参观或统计数字，人们可以发现，那里难得有浴缸，狭窄失修的街道上到处是孩子，青少年犯罪率很高，成年人犯罪十分普遍，在萧条时期这里的很大一部分人是靠家庭救济金或公共事业振兴署维持生活。

由此看来，科纳维尔人好像是社会工作的对象、刑事案件中的

被告,或者,统统是“下层阶级”的成员。这样的描绘中有一个错误:其中没有人。那些关心科纳维尔的人谋求通过泛泛的调查来解答只有最熟悉当地的生活才能解答的问题。要达到这样的了解,唯一的办法是到科纳维尔去生活,并参加那里的人们的活动。<sup>xvi</sup>如果你这样做,就会发现你面前的这个地区完全是另一种景象。以前看上去圯废失修、拥挤不堪的建筑物和大街小巷向后隐退,为科纳维尔舞台上的演员们组成了一幅人们所熟悉的背景。

你在进入科纳维尔以前,也许已经从报纸上知道了那里的某些非法勾当团伙成员和政治家的情况。不过,报纸上描绘的是一些非常特殊的情况。假如一名非法团伙成员犯了谋杀罪,那是新闻。而假如他悄悄地做他的日常生意,那就不是新闻。假如某位政治家被控告受贿,那是新闻。而假如他四处奔波照常为他的选民办好事,那就不是新闻。报纸上集中注意的是危机——惊人的事件。在危机中,“大人物”变成了公共财产。人们把他与他在其中行使功能的社会分开,评价他的标准也与他自己群体的那些标准不同。这也许是对违法者提起公诉的最佳方式,却并非了解他的好方法。要想了解他,必须将他放回到其社会环境之中,并观察他的日常活动。要理解惊人的事件,就必须联系日常的生活模式来认识它——因为科纳维尔的生活是有一种模式的。中产阶级的人们把这个贫民区视为一团糟,一种社会混乱状态。而了解内情的人却在科纳维尔发现了一个高度有组织的、完整的社会制度。

所以,由此可见,对于就科纳维尔提出的问题,无法立即直接作出解答。只有在摸清了它的社会结构及它的行动模式以后,才能回答具体的问题。这就需要去研究新的领域。为了了解现有的

组织是如何发展起来的,我们不妨回顾一下当地意大利人居留地的历史。然后,我们就该走进去结识那里的人们,以便从他们身上发现他们所生活在其中的那个社会的性质。

对于今天的科纳维尔来说,它的历史始于19世纪60年代。那时,一小批热那亚人共同在当时是爱尔兰人居住区内一角的一条小巷里安了家。在19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意大利移民还只是一股缓慢扩展的细流,而到了90年代和新世纪的头10年,这股细流则发展为滔滔洪流。最先到达这里的是来自意大利北部的人,但是大批到来的移民则来自南部,尤其是来自那不勒斯附近和西西里。待到南部的移民达到最高潮的时候,多数早期来到这<sup>xvii</sup>里的热那亚人定居者已经搬到东城的其他地区或市郊的城镇里去了。

早在1915年,科纳维尔的种族构成情况就和今天差不多了。除了几家爱尔兰人以外,其他种族的人都搬走了。与意大利人同时来到这里的犹太人也被取代了,不过其中许多人仍保有科纳维尔的商业股份,尤其是在纺织品零售业内。

意大利人定居者不仅带来了他们的语言和习俗,而且把他们的相当多的同乡也带来了。移民们吸引着他们的亲朋好友。来自同一个镇子的人们,即同乡,都住在同一地区,组成了互助的团体,并且每年都像他们在意大利时那样庆祝他们的主保圣人节。同乡们在一个社会内又组成若干小社区,甚至时至今日,人们还可以按照移民们的原籍划出科纳维尔的分区,不过这些界限随着年轻一代的成长正在渐渐消失。

第一代移民社会首先是围绕着家族组织起来的,其次是按照

同乡的系统组成的。教父教母-教子教女关系则加强了家族之间的联系。依靠血缘和礼仪结成的亲属以及家族的朋友们,在一个彼此负有义务的错综复杂的网中被联系在一起。一人有难,众亲友都会来帮助;而当他重新得志时,也会与曾经帮助过他的人分享幸福。

在科纳维尔生活的结构中,移民们大体来自什么地区也起着重要作用。曾拥有较多的经济机遇和受教育机会的北部意大利人一向看不起南方佬,而西西里人则地位最为低下。鉴于在南方佬来到这里之前,许多北部和中部意大利人已经定居此地,因此在殖民时期人们很强调这些差别,而且上述差别至今仍然没有完全消失。

随着在美国出生的一代长大成人,科纳维尔的生活模式经历了深远的变化。忠于同乡这条纽带不再像能束缚父亲一样地束缚儿子了。甚至于连意大利人的家庭也破裂为彼此分开的两代。在意大利出生的人被年轻一代称作“外国佬”。子女们常常对其父母有很强烈的依恋之情,却又看不起父母。也有一些长者保持着受人尊敬的地位,不过总体看来,他们并不拥有许多社会中的老一代人特有的那种权威。

年轻一代已经建立起它自己的、受老年人影响较少的社会。在男青年的行列中,人们主要分为两大部分:街角青年和男大学生。街角青年是一群群这样的男人——他们的社会活动集中于某些街角地带以及相邻的理发店、小吃店、台球房或俱乐部活动室。在他们这个年龄组内,他们处在社会的底层,同时也构成了科纳维尔男青年中的绝大多数。在萧条时期,他们中间大多数人都失业

了,或者只能当临时工。他们中间只有极少数人上完了中学,许多人都是还未读完8年级就辍学了。男大学生是一小群男青年,他们由于接受了高等教育而地位升高到街角青年之上。由于他们努力要使自己成为专业人才,所以仍然在作向上的社会流动。

在一个像我们这样的社会中,人们有可能从生活在社会的底层开始并向上移动,因此重要的是去发现哪些人的地位在上升以及他们如何在使自己的地位上升。这不仅提供了正确观察科纳维尔的视角,同时也表明了科纳维尔以外的世界可以为当地人做些什么。多克和他的一帮街角青年的故事以及奇克和他的男大学生俱乐部的情况显示出这两个群体之间的差异,并解释了成员们个人的不同经历。

xix 多克和他的小伙子们与奇克和他的俱乐部成员们代表了当地社会中的很大一部分人,同时,他们又都是科纳维尔的“小人物”。为了了解他们,必须发现哪些人是“大人物”,并知道他们如何起作用。在科纳维尔,这些大人物是非法团伙的成员和政治家。

科纳维尔与南区和韦尔波特一起,组成了东城的第四选区。直至不久前,这个选区还被克利夫兰俱乐部控制着,该俱乐部是位于南区的一个爱尔兰民主党政治组织。在意大利人刚到科纳维尔安家落户并开始取代爱尔兰人的时候,这两个种族之间曾有过激烈的冲突。随着爱尔兰人搬出这一地区,这种敌对情绪转入政治领域。意大利人中的政治家把科纳维尔组织起来,推翻爱尔兰人对这个区的控制。

禁酒时期的违法活动是围绕着酒的非法买卖进行的。随着禁酒法的废除,非法团伙的成员又靠操纵赌博活动发迹。科纳维尔

的男人们在这方面曾扮演了十分引人注目的角色，不过，他们的爱尔兰人和犹太人同行们也参与了东城的这些非法团伙活动。

这些非法活动团伙和政治组织在科纳维尔，从社会的最底层到最高层，可以说无处不在。它们互相紧密勾结，共同构成了这一地区生活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它们为我们了解“小人物”和“大人物”们的行动提供了一个总的框架。

在这项研究中，我们将很少注意一般的科纳维尔人。我们将遇到具体的人，并观察他们所做的具体的事。普遍的生活模式固然重要，但只有通过观察那些以其行动构成了该模式的个人，才能建立起这一模式。

首先登场的将是“小人物们”（第一编）。我们将看到他们如何组织其本群体的活动；然后，将那些群体置于社会结构之中，我们再向上去观察那些“大人物”。对于非法活动和政治组织的描述（第二编）将提供总的情况，不过我们仍然关心具体的人。问题是：是什么使一个人变成了大人物？他用什么方法得以统治这些小人物？要回答这个问题，让我们来看一看托尼·卡塔尔多。他是个赫赫有名的非法团伙成员，除了别的以外，还关心如何控制街角青年。他是怎么干的呢？再让我们看看科纳维尔的州参议员乔治·拉韦洛是怎样组织他的竞选的吧！他需要得到街角青年们的支持。他怎样得到呢？我们大致知道，科纳维尔的政治组织和非法团伙的头目们是彼此合作的。但是，这种合作是什么性质的呢？它的基础是什么？又是怎样建立起来的呢？为了解答这个问题，让我们再来看一看具体的人，看一看当他们在其职业生涯中遇到不同情况时，如何针对彼此采取行动。



如果我们能够熟悉这些人,并理解了小人物与小人物之间,大人物与小人物之间,以及大人物与大人物之间的关系,那么,我们就会知道科纳维尔的社会是如何组织的。在这一认识的基础上,就有可能解释人们的忠诚以及政治和非法团伙活动的重要意义。

第一编

街角青年和男大学生

## 第一章 多克和他的小伙子们

### 一 诺顿帮的成员

诺顿帮是以多克为首的一帮人。这个群体主要是靠多克联合在一起,并围绕着多克而建立的。在多克未成年的那些时候,诺顿街上每个按照孩子们的重大年龄差异划分的群体都形成一个少年帮。有一个其平均年龄比多克大3岁左右的帮;有多克的帮,其中包括纳特西、丹尼和其他许多人;有一群孩子大约比多克小3岁,其中包括乔·道奇和弗兰克·博内利;还有一群年龄更小的,卡尔和汤米就属于这个群体。

据我所知,鉴于诺顿帮产生于这些早期的群体,所以有必要对其历史背景有所了解。而多克的经历则最能说明诺顿帮的发展过程。

多克于1908年出生于诺顿街。他的父母来自阿布鲁齐省,是最早在这条街上落户的非热那亚人的意大利人。多克的家庭是一个大家庭,他是年龄最小、最受妈妈宠爱的孩子。他幼年丧父。他在3岁时,因患小儿麻痹,使他的左臂萎缩,以致再也未能恢复正常;不过经过持续不断的锻炼,他终于努力使它发育得除重活外,别的都能干了。

多克是这样谈到他的早年生活的：

我小的时候总是穿得非常整洁。我总是穿一身干干净净的衣服，当我坐在门口的台阶上的时候，妈妈让我一定要垫上一张报纸。……别人的妈妈会对她们的儿子说，“你看人家迪基<sup>①</sup>是怎么穿衣裳的。你怎么就不能像迪基那样？”他们不喜欢我，这是很自然的事——直到后来我向他们表明他们必须尊重我。……

我第一次打架是在大约 12 岁的时候。我有一个比我大两岁的哥哥。他和一个像我一样高的男孩争论起来。他对我说，“和我打，他的个子太小了，你去和他打。”开始我不想打，但最后我和他打起来了。我狠狠地揍了他。……从那以后我开始认为，也许我是蛮有本事的。

纳特西有一度曾经是我们这一帮的头儿。我是他的副<sup>4</sup>手。他的个头儿比我大，在我最后打败他之前，他曾好几次打败过我。在他打败我的时候，由于周围的人不多，所以我也不在乎。可是有一次他违背了他说不打我的诺言，当时周围围了一大群人。我是个很有自尊心的孩子。我不能让他就这么跑了。……喏，我和他摔跤，并且把他摔倒了。我说，“要是我放你起来，你答应不答应不打我？”他答应了。可是当我放他起来并转身走开的时候，他打伤了我的鼻子，把我的鼻子打流了血。我追上去，狠狠地揍他，但被大孩子们拦住了。……第二天，我看见他正靠着墙站着。我走上去对他说，“我要宰了

---

<sup>①</sup> 多克的爱称。——译者

你，”并给了他一拳。他没有还手。他明白他打不过我。后来这件事就传开了。于是从那以后我就成了头儿，他是我的副手。……当时我十三四岁。……在我打败他以前，纳特西是个狂妄自大的家伙。……从那件事以后，他好像失去了他的威风。我想和他谈谈，设法让他振作起来。

在我打败他之后，我告诉男孩子们应该怎么做。他们听我的。假如他们不听，我就揍他们。我这一帮里的每个孩子都曾挨过我的揍。在我这条街上，有一个男孩是西西里人。我揍了他以后，他告诉他爸爸了，于是他爸爸出来找我。我藏在房顶上。等他爸爸走了，纳特西通知了我。我再次看到那个孩子的时候，又揍了他一顿——因为他在他爸爸那里告了我一状。……可是，比尔，我并不是一个那么粗野的孩子。我打了他们以后总是感到抱歉。

他们都信任我，比尔。这就是我为什么要做一些这样的事的原因。如果我们的孩子们中间有人在别的街上挨了打，我就会和他一块儿到那里去。后面还会跟着两三个我们的男孩，他们不是去帮助打架的——只是观阵。我会问这个孩子，“是谁打的你？”他就指出那个打人的家伙，而我就会把这小子揍一顿，并对他说，“不许你再碰这孩子一下，懂吗？”

我小时候像只小老虎。我谁也不怕。多数孩子在打架的时候都只是互相推推搡搡，我却用我的右拳猛打。我有这个力量。除招架时外，我只能用这一只手打，可是这博得了更多的尊敬。他们说，“要是他的两只手都好好的，他什么事干不出来？”他们认为因为左手坏了，右手才更有劲——也许是这

样。……这还不光是打拳。我是一个总想要有所作为的人，是个非常聪明的人。

多克对他的胳膊非常敏感，他不许任何人由于他的残疾而原谅他。他在家里用大量的时间练习拳击，以提高速度和协调性。

对多克的最严重的挑战来自托尼·方丹纳。正如他对我说的：

在我们还都是小孩子的时候，托尼是我这一帮的。他是个打架能手。当他作为业余爱好者进入拳击场时，一开始就以猛烈出拳打赢了三场比赛。他成为职业选手以后，仍然能把对手击倒。……当时我是这一帮的头儿。我是个火性人，而他却开始变得对我越来越放肆了。有一天晚上，他开始欺负我并口出狂言。我听着他说，心想，“他一定够厉害。他能把人击倒，那拳法不是闹着玩儿的。”所以过了一会儿，我说，“我要上去睡觉了。”我脱了衣服上床，却睡不着。于是我穿上衣服又下来了。我说，“你再对我说一遍！”他这样做了，我朝他“砰”地就是一拳！……可是他不肯和我打。为什么？我想是为了面子。后来我们到操场上戴上手套打了一场。比尔，对我来说，他太棒了。我与他不相上下，不过他是太厉害了。……他能够打中我！

只是在我向他提问时，多克才告诉我这些事，而且，当他讲完一件他“打倒”了某个对手的事件之后，总要半表示歉意地说，其实他并不是那么凶，他也不大明白怎么会发生这样的事。

与其他某个帮发生冲突是常有的事，结果就是“打群架”：

有一次，我们这一帮里的两个小子在梅因街上想勾搭两个女孩子。她们的男朋友把我们这两个小子赶回到诺顿街。

于是我们集合起来，把这两个男朋友赶走，他们是从哪儿来的，又被赶回到哪儿去。他们转回来，把戈登街、斯威夫特街和梅因街的他们的人都叫来了，一起追我们。……事情通常都是这样开始的。某个孩子被我们的一个男孩揍了一顿，然后他就会回到他住的那条街上叫他的人。他们会到我们的街上来，我们就会和他们对打。

这一回，他们拿着香蕉梗和奶瓶子。我们也武装起来。我们总是把武器藏在地下室里，以便在有紧急情况时随时可用。不过，这些家伙有50个人，而我们只有16个人，所以我们撤退到门道和地下室里，等着他们平静下来。……他们转悠了一会儿，什么也没干，直到我发出出击的信号。然后我们向他们冲过去。我拿着一个香蕉梗朝自己周围乱抡。一路抡着到了梅因街，后来我越过了边界，所以不得不又抡着回来。……他们总是围着操场摆上水泥花盆。我们把这些花盆撞倒了。他们恨不得碰到谁就宰了谁，可是我们并不想打人，只是想吓唬吓唬他们。……过了一会儿，事情平息下来，他们走了。

我记得我们打群架从来没真输过。你别以为我们从来不逃跑，有时我们也逃，拼命地逃。他们会追到我们这条街上来打我们。我们可能会四处散开，有的上房，有的钻地下室，没准儿去哪儿。我们在这些地方拿起战斗武器。然后，他们会回到大街的另一头，给我们一个重整旗鼓的机会。我们就一个接一个地走出来——在我们全部走出来作好准备之前，他们从来不袭击我们。然后我们向他们发起攻击——我们干得

很漂亮。他们也许被打散了，然后我们就回到这条街道上我们占领的一头，等着他们再次集合起来。……最后总是我们把他们赶回到他们的街上去。在那儿，我们不袭击他们。我们从来不去惹麻烦。我们只是在我们自己的街上和他们打架，但我们在哪里总是取胜。

你知道，诺顿帮是比较不错的一帮。在科纳维尔，我们这条街是最好的。我们不偷醉鬼[即偷醉汉的东西]，也不掷骰子赌博。有时候我们不买票偷偷溜进电影院去看电影，但是你还要我们怎么样？……泰勒帮就更无法无天。他们偷东西，还搞掷骰子赌博。我们过去常和泰勒帮打群架。过了一段时期它渐渐不行了，后来它就和诺顿帮合并了。他们的打架冠军是约翰尼·戴考萨，他们中间跑得最快的是迈克·托尔。在我们这一帮里，我样样都是第一名。在我们合并时，我必须绕着这个街区 and 迈克赛跑。其他人为我们测时间。他跑了26秒。然后是我跑。在我从这条街跑过来时，我能听到人们在喊，“多克，加油！多克，加油！”我也跑了26秒。所以不分胜负。这些人总爱争论，“约翰尼能胜过他。”“不对，多克能胜过他。”然后我们会彼此上下打量一番，可是不会打架。我想我们还是互相尊重的。……后来，约翰尼成了职业拳击手，而且干得挺不错。迈克是圣帕特里克学院田径队的赛跑冠军。

各帮之间打群架的情况并不太多。我们相互之间是很尊重的。……

我们并没有要出去杀他们。我们也不想伤害任何人。这不过是闹着玩。……我不记得曾有哪个人被瓶子打中了头。



也许在腿上或后背上会挨一下，但不是在头上。只有一次有人受了伤，这就是查利被罐头筒打中了眼睛。当时我们正在操场上和金街的人打架。我们发起进攻，查利冲在最前面。等他冲进金街时，有人扔过来这只罐头筒，开着口的一端正好打在他的眼睛上。这一下谁都不打架了。他们一看到他的眼睛流了血，都吓坏了。……我们把查利送回家。我还记得大夫在处置他的眼睛时他的尖叫声。这件事给我们的印象很深。我们以前从来没想到过有人会因为打架而终生残废。……从那以后，再也没有发生过打群架的事。我不记得后来还有过这样的事。……后来，我们年龄大一些了，大约十七八岁了。我开始和比我大的人们在一起，与我的那帮男孩子见面也不那么多了。他们承认我是他们中间的一员，这是很高的荣誉。但是当我不再和以前一样经常和我的那群男孩子见面的时候，我们这个帮也就散伙了。

多克一生中曾有两个阶段参加了诺顿街街坊文教馆的活动。

按照他的说法：

我小时候常去街坊文教馆，不过后来我就不去了。我再次去那里是因为“晚霞剧社”。“晚霞剧社”在那里很得宠。长期以来他们一直演戏，名气很大。卢·达纳罗常对我说演戏如何如何难，你得经过多少多少训练。丹尼则使劲怂恿我参加进去，胜过他们。他非常相信我。在任何需要智慧的事情上他都支持我。丹尼和我凑在一起，估计我怎样才能加入那个剧社。你必须得到全体通过。剧社成员中有些人认识我，也有的不认识我，但是我想办法活动，并且通过表决加入了剧